病 毒

□甘建华

朋友相约，春节后外出走走。1月20日这天，笔者用手机订了个4人3日游的项目，一次性付清了费用。

天有不测风云。第三天，得知同行中有一位患上了肺炎，收住在了医院，而告知我的那个朋友，因与其接触过，也有传染上的可能。

当时，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浮出水面，“肺炎”二字令人谈虎色变。考虑应将紧急情况及时告知旅行社，以便及时应变。况且，这还牵涉着退款问题呢！当天下午，笔者用语音电话联系旅行社接单人，那头没人理会。隔38分钟再联系，依旧石沉大海！又过去两小时，天黑了，不免有点心焦。

特殊时期，纵然你有100个不回复的理由，也该懂得一点互相尊重的道理吧！

其实啊，根据人生的阅历和一点经验，这种“冷遇”，我事先是有所预料和担忧的！

但仍然抱着接上头的一丝希望，我把与“有情况”朋友近日往来的微信，也一咕脑儿转发了过去，还怕仍不够“真实”，索性将截屏也发了一遍。

照旧有去无回！

翌日，仍无回音，我想起将患者在医院的照片也发了过去。又过去了三天，对方终于回复：“所有产品都取消了”。随后又发来两个字母：“gz”。这是指什么呢？猜谜。智商不够用，又请教别人，还是在五里雾中，于是惭愧而低声下气地再问：“gz是?”

又无下文！

胸闷。要说对方实在忙吧，预订不是很顺畅么，对方态度也不错呀。为何如此前后两张脸?

“你架子也太大了，太冷漠了!”第二天上午，笔者又发微信。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

再过了3天，等来一堆文字，是旅行社执行国家相关机构要求，为防控冠状病毒疫情暂停旅游活动的通告。

糟心事总算迎刃而解，真心感谢政府为防控疫情采取了有力措施，同时又思忖，服务窗口单位的“服务”，除了生意和“规定动作”，是不是就苍白到没有其他内涵了呢?!

转念，又觉得不值得太上心！除了傻瓜，谁不知晓呢，日常生活当中，善变的脸蛋，比漂亮的脸蛋更多了去了——

做生意的，一旦钱入账、货到手，有的变脸比翻书快。难怪沪人有句箴言叫“老鬼（沪语音：居）不脱手”。人际关系的变化，也可由利用价值来左右的，老古闲话叫“有事有人，无事无人”，“有事叫公公，无事脸朝东”。甚至家人之间，也有同此凉热的。有个亲见的趣闻：有位精明的老妪，接近人生终点时，与势利小辈玩起了心眼。她身无积蓄，却装作有钱，忽悠得几个外孙女整天亲亲热热围着病榻转，直到舒舒服服归了天，才真相大白！

人性的“两张脸”古来有之，因而，我们老祖宗的儒家“五常”中，“信”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。季布一诺千金的典故，也因此流传了两千多年！“两张脸”的炎凉世态，也绝非中国特有。契科夫的《变色龙》里，那个小巡警叫奥楚蔑洛夫的，虚伪多变被刻画得惟妙惟肖，令人捧腹、难忘。时下，最具影响力的“两张脸”典型，或许非老特朗普先生莫属了，其出尔反尔，寡信善变，足令整个世界瞠目！

扯远了！面对现实，想要生活中少一些势利和虚伪，让社会风气变得更加纯净美好，顶顶有效的，还得要像防控流行病毒那样，人人自觉做好自己，不忘经常拷问自己，今天说假话了没有?!

自摄自话 **相约** 疫情结束的时候，一定春暖花开了吧。听说武汉的樱花很美，去不了那里，我们就找一个樱花盛开的地方，再过一次情人节吧！刀刀狗在武汉大学的樱花树下，等你来相约。

慕容引刀 文/画

英雄，都是平凡人

□高明昌

本次武汉疫情爆发，首先是人力需求，说白了就是需要大量的医生与护士的支援，这个消息一发出，单就上海，报名者数以千计，有的医务工作者凭着职业敏感早就写好了申请书请求上前线，大家愿意分担国家之难，武汉之苦，百姓之疾。这种境界，平时很隐秘，看不出的，一到关键时刻，高低立现。

立现的是什么？是利益，是个人利益当头，还是集体利益当先。谁都知道，报名不是白相，援鄂不是玩笑。武汉，那里有生命危险，知道危险程度，清楚程度等级的应该是医护人员，但他们还是愿意报名，愿意出去。这个选择的生成肯定比较复杂，有职业促成的因素，有责任生成的缘故，还有良知养成的必然。不管怎样，一个人做好一件对得起职业、责任和良知的事很不容易，因为需要忘我精神，而“忘我”到了具体的实践层面，不是英雄是要打退堂鼓的。

我们过去说，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，这是英雄，而且是英雄与非英雄的一道分水岭。今天我们这样理解：世界上只有一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，那就是认识生活真相后依然爱它。真相什么，真相是人在上海，平安；人在武汉，危险。危险是因为你置身了现场，置身现场是对参与者的巨大考验，这种考验说不定需要付出生命代价，但医护工作者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，做出巨大的担当。这种担当没有大爱，没有大义，没有大德是无法实现的。

说起来，奔赴武汉前线首先是医务人员，这是天职所限。我们需要思考的是，他们也是平常人，他们被唤作医护人员是因为职业的选择与确定，唤作白衣天使是因为职业的特殊与崇高。但再崇高也是人的行为，人的行为基于人的本能，但他们跨越了这种本能。突破本能绑定的束缚，其心灵已经得到升华、净化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再用自己已经俗化的眼光去看待、去评价，那是不公平的，也是不道德的。我们得修正自己的想法，用善良看待善良的人。

这次援鄂，听到了无数英雄发自内心的请求。听得最多的是：我是医生，我去；我是护士，我先去。还有的是：我是主任，我不能当逃兵，我去。有的老医生说，我有萨斯救治的经历，有经验，我去适合。最响亮的是：我是共产党员，我先去。在我们深为这些铁骨铮铮的请求赞赏激动的同时，我们也听到了英雄们的感叹：应该有人要去的，总是有人先去的，必须有人要去的。我们是理解的，生死关头，七情六欲谁都一样，只是有先国后家，先人后己的区别，而这个区别非同寻常。

这个区别是真实的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。真正的英雄连家人也和我们一样。你看看，未婚夫上前线了，未婚妻说，我等你回来。老母亲以为儿子去打仗了，叮嘱儿子，打仗就要打赢回来。做护士的妻子说，缺医生你上，缺护士我上。更多的妻子对丈夫说，家里，我会安排好的，你放心去，努力救人。有的直接说，国家有难，我们分担。从医的父亲对儿子说，这是你的义务，你去。而做老师的父亲则比况着说，今后武汉缺老师，我去，现在，你去。这种激励、鼓舞的言语，都是家人、亲人之间的叮咛与瞩望，没有高大上，确实情深意长。

许多的事情，说起来总是很简单，做起来总是很艰难，特别是生命的抉择。抉择去武汉难，在武汉救众生难上更难。好在有国家力量的保障，有团队的支撑，大家看到了战胜疫情的曙光。托马斯.卡莱尔说:以爱心聚在一起的十个人，能够完成一万个分散的人做不到的事情。现在所有的英雄聚在一起，做的事情就有无限可能——他们大爱无疆、大爱奉献、竭尽所能，能够在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，舍我其谁，能够与死神争夺每一个病人的生命，就是在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，具有这样作为的人，就注定是一个英雄。平凡人的英雄。

上海也有“小汤山”，我家就有逆行人

□朱怀兴

元旦过后，关于武汉疫情的消息一直牵动着我的心。1月21日，微信里看到一则视频，我区发烧患者由南翔医院送区中心医院，被确诊，是我区第一例新冠肺炎，马上转送专门医院。别人注意运送病人的特殊设备，而我，被那个医院的名称一下打动了神经——“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”，这是女婿工作的地方。

我不打听子女的工作单位，他们也几乎不说单位的事情，但我心里是非常留意的。他工作的医院，正式名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，又名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南院，始建于1914年，已经拥有百余年的历史，原址在上海市虹口区。2003年的非典发生后，上海市政府作为2004年“一号工程”在金山区建造新的医院，被上海市民称为“上海小汤山”。新院建成后，虹口区的原址作为市公卫中心的分部继续保留。这是一座三级甲等医院，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、高水平的医疗和研究队伍。平时是综合型的现代化医院，一旦重大疫情发生，这里就是上海收治患者的定点医院，是上海抵御疫情的最前沿阵地。

我曾经是军人，对于危险、奉献，是有思想准备的。当年自己报名参军，在军旅中遇到艰难险情，是经常的事情。吊唁过牺牲的战友，看到过同伴在身边负伤，我自己至今还有国防施工留下的伤疤。我在部队担任过卫生队的教导员，体验过医生护士与流行病搏击的过程。我们卫生队收治过驻地周边患菌痢、霍乱、乙肝、狂犬病等传染病的病人。对于医护人员可能遇到的情况，是有思想准备的。

所以，我马上给女婿发了一条微信，提示他认真细致，做好自己的防护。那天，他正在上夜班，简单的回复我：“现在我是常规上班，已经排到后面梯次。”后来，从媒体知道，一旦进入隔离区救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，防护要求非常严格、严密，裹了一层又一层，简单的动作就变得比较困难，生理和心里压力都很大。交接班与平时大不一样，一个梯次工作、休息，都是相对封闭的。一个梯队实际占时二十多天、一个来月。当然这是在治疗量平缓、医护力量相对充裕情况下的安排。如果病人数量突然增多，或者医护人员因为援外、自身被染病等情况，工作量一下子加大，计划就会重排。所以，每一个医生护士都做好随时上前线的准备。他说即使常规的门诊，也可能有各种风险，会按照操作规程，认真履行天使职责，同时防护好自己的安全。

为了战胜疫情，为了我们这个城市，更因为家里有人奋战在“上海小汤山”，我们家里就明显发生了一些改变。我们积极配合社区做好防控，通过微信等渠道对朋友、亲属做好防控宣传，对明显的各种谣言及时解释。参与社区的防控管理，知道小区里有外地返沪人员，微信告知他们迅速与居委会联系登记。原先好玩、淘气的外孙，现在也变得自觉，每天按时写字，完成好老师网上布置的功课。

家有“小汤山人”，疫情期间就增添了一份牵挂。我们全家通过微信沟通信息，互相鼓励，我们各自细致防控，乐观向上。家人都平安、健康，就是对家庭的负责，也是对社会的贡献。